

婦女與家庭欄

編者 金仲華

國難聲中之兒童教養問題

林仲達

一 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

誰都知道今年的雙十節所以停止國慶紀念，是因為國難嚴重的關係；然而國難的真正嚴重性，倒不在於國慶紀念的停止與否，而在於那整千整萬呻吟悲哀於饑饉和炮火中的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

我們從這次民族戰爭的教訓中，深深地感覺到國家每年負擔佔國庫總支出半數以上的軍費所養着的二百多萬兵，他們決不會解除被壓迫民族的苦痛，而只有使被壓迫民族的苦痛加深，使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這是中國社會所特有的現象，無容諱言的。

青年婦女們，你們對於兒童教養問題比男子有更深切的關係，你們負有再造中國民族的偉大使命。你們對兒童教養問題該有一種新認識，由此找尋今後婦女運動的新路線，以達到全中國婦女的解放。

中國今日兒童教養問題的嚴重性可從下列諸現象中反映出來：

1. 社會經濟的崩潰——「九一八」的國難，是任何有血氣的中國人所痛憤而且永遠不忘記的；但有人能知道這次國難對於中國民族的生存上的打擊，畢竟到怎樣一個程度嗎？佔全國總面積十二分之一的三百二十六萬二千七百萬方里的土地，喪失，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的三千萬同胞之淪亡於奴隸的悲境，固不必說而且不忍說；單就

88742

經濟上的損失而言，則有占全中國內部輸出總值六萬萬六百萬海關兩之百分之四十八以上的東北農產物的損失，「九一八」事變官方總計一百七十八萬萬元的損失，「一二八」滬戰官方總計十六萬萬元的損失，(註二)這種經濟上的打擊，實已足直接置中國民族於生死線上，而間接更予中國社會基礎以絕大的震撼。

同時，中國今日農村經濟實已陷於破產的狀態。一九三一年入超為五萬萬四千餘萬兩，而以農產品為大宗。本年(一九三二年)上半年入超又為三萬萬八百餘萬兩。民元以來，無年不入超，截至二十年止，入超已達三十九萬萬一千二百餘萬海關兩，(註三)這樣驚人的數字，反映到民生的凋敝，已有不堪言狀之慨！

然而國難未已，內戰又起，首有粵亂，繼有魯亂，近復有四川二劉的戰爭。中國自一八六二年至一九三〇年間，七十年來內亂共有一百十七次，時期歷五十二年之久。(註四)內亂的損失，勢必取償於民衆，自民十六至去年間，政府發行國內公債的總額為八萬萬九千九百萬兩，如此鉅大的債額，雖直接募自銀行，間接卻來自民衆。不僅如此，各地方政府的苛捐雜稅，更是洋洋大觀。

由此可知帝國主義的經濟的侵略和中國的政治的不良，必然地致中國社會經濟瀕於破產，而使中國次代民族教養問題，益趨於嚴重。

2 貧窮人口的累積——中國今日貧窮人口的增多，是很顯明的一種現象。據友人古棣君調查，人口總數在一萬萬以上之統計，無業者

竟有一千六百餘萬，佔人口總數百分之二四，差不多是四分之一，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都市的增加較農村為更甚。若照陳長蘅氏估計，民十七全國人口總數為四六〇、五一〇、〇〇〇人推算，那末無業人口便有一二二、八七二、〇〇〇人，簡言之即四人中便有無業者一人。(註五) 據十七年十一月北平貧民之調查，貧民數共計二十三萬四千八百人，佔全市人口五分之一，若以十七年夏間各省區貧民數統計(蒙古西藏除外)，則貧民數為一萬萬另三萬九千餘名，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以上。又據李敬穆氏調查的結論，全國貧民有二萬萬人。(註六)

美國 Malory 氏在他所著的災荒之國 (China-Land of Famine) 裏面說，由紀元前六二〇到一九〇〇年在中國共有包括整個幾省的災荒一千五百〇六次。(註七)可是自民國以來，災荒更頻繁地，更深刻地更廣汎地抓住了中國的農民大眾。水災在一九二七年及一九二九年發生於中部，一九三〇年亦在中部發生。一九二八——二九二九西北大旱災，一九三〇年還繼續演其餘波。依據估計，一九二七年的災民約有九百萬，一九二八年三千四百萬，一九二九年五千四百萬，一九三〇年三千萬。一九三一年的大水災更表現為這飢饉過程的最高點。(註八)這次水災難民共計一萬萬，其中一千萬為赤貧無力須待救濟的。其已入收容所的，上海的六千餘人，兒童已達千五百名以上。其他武漢約二十萬，兒童在五萬以上；蕪湖約八萬，兒童在二萬以上；江北約五萬，兒童在一萬三千以上，至於沒有入收容所的更不知有多少。(註九)

中國今日有這許多的失業者和災民羣衆，他們連自己的生存權尙成爲問題，如何顧到他們的兒童的教養。

3 飢寒程度的尖銳——國際賑災委員會曾經考察中國四省二十四〇個鄉村農民收入的狀況。(註九) 在直隸省考察了八十五個鄉村，居民總數爲二五、八八五人。據說家庭總數的百分之八二·五是生活在貧窮的最低限度以下。在江蘇調查了有六、八七〇個居民的四十二個鄉村，結果全家庭數量的百分之五二·一是生活在貧困的最低限度(百五十元)。在安徽考察結果與江蘇相近，在浙江考察有居民一、四四四人的六個鄉村。素稱「富庶」的浙江，其鄉村居民的百分之六四·三係生活在窮困的水平線以下，其他陝甘各省，不問可知了。

北大社會學教授陳達氏研究了陳伏和胡卡兩個鄉村，曾作以下的結論：對於五口之家的生活最低限度，在陳伏村每年爲百三十元，而在胡卡村爲百五十七元。在陳伏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生活在此種貧困的最低限度以下，平均全家每年工資爲九三·一一元。而對於窮苦的平均還差四一·八八元。在胡卡村，在百五十元的生活的最低限度之下，八十一人中有六十五個，亦即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百二十元以下的工資。平均全家的工資爲八八·八〇元，平均還差六八·三〇元。(註十)

中國的農民是佔全國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但由以上事實可以確定中國今日的農民和雇農的家庭的百分之五二至六四是生活

在貧困的水平線以下，而在遭遇自然貧困的區域甚至到百分之八十。他們終年以汗血所換來的代價，尙不能支持其生命所需求的最低限度的食品的热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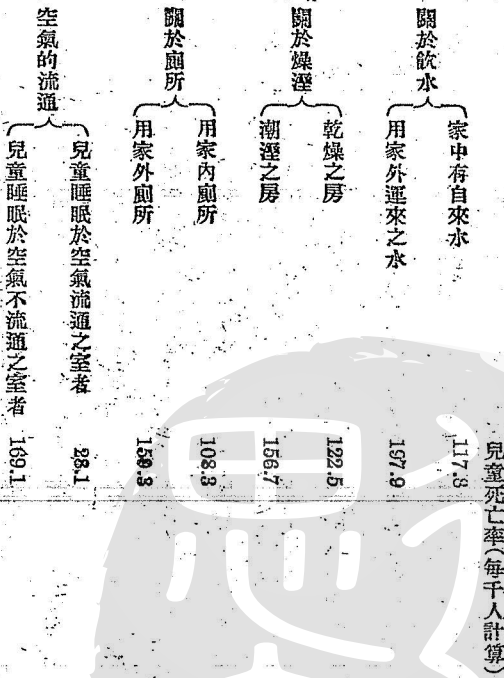
據燕京大學農村經濟學系教授泰拉(J. B. Taylor)調查華北五口的農家，每年開銷一六〇元的生活費，各種食料所產出的熱量僅有一三、六八三卡羅利，平均每人不得過二、七三七卡羅利，而鹽山農民也僅得二、五九八卡羅利。(註十一)可是離開標準熱量(三、〇〇〇卡羅利)還很遠呢！

我們試把八九九個中國農家疾病費與四七二個美國農家的疾病費的百分比來比較，則前者爲〇·六，後者爲五·一。(註十二)據此推論，中國的農民倘遇疾病，只有待死而已！

雖然，工人的生活或許好些，讓客觀的事實來告訴我們吧。據上海社會局調查，上海全體廠工有三三七、五二二人。平均每家每月總收入爲三二·八九元，平均每家每月費用爲三二·五〇元，出入僅足相抵。(註十三)在這樣生活無保障的現制度下，他們隨時有加入失業者的隊伍裏的可能；到那時，其子女的教養狀況又怎樣呢？更就上海工人的衣食住生活而詳細分析之，他們家庭的膳食滋養成分統計的結果，平均每日每等成年男子得蛋白質八八公分，脂肪四九公分，含水炭素五三·三公分，發熱量二、九二三卡羅利。其熱量雖勉強近於公認的標準，但大部分來自一般植物食品，脂肪分量太少，而含水炭素份量則太

多。他們所穿的衣服，大部分是粗布和洋布。倘依全體家數計算，則平均數每家全年不過分攤很可憐的二·五六尺嗶嘰，四寸華絲綢，四寸一分的綢子的而已，如此數量若嫌太奢，除非返於原始時代之裸體生活了。他們的住房大都一間者幾及三分之二（百分之六二·六），一房中同住的家數常有三家之多。甚至有兩批工人日工和夜工對換，一室之中，經常充滿着炭氣。

據美國 Pennsylvania 美國兒童局的約翰城分部的調查，健康和住房關係如下（註十四）



係的調查，其結果如下：

童 女		童 男		家庭住房間數
(吋英)高體均平	(磅)重體均平	(吋英)高體均平	(磅)重體均平	
46.3	51.3	46.6	52.6	間 一
47.8	54.8	48.1	56.1	間 二
49.6	59.4	50.0	60.0	間 三
51.6	65.5	51.3	64.3	上以 間 四

再看 Dr. W. L. Mackenzie 與 Captain Foster 所作蘇格

蘭七二、八五七個由五歲至十八歲學校兒童體格與住房大小的關

依上表而觀，兒童身體的健康和體格的大小，與家庭住房既有這樣密切的關係，何怪乎中國今日一般兒童身體的弱小，民族的衰老

4. 童工待遇的殘酷——產業領域上自有童工制度出現以後，無數幼弱心身的兒童在勞動工銀制度之下過其慘酷的生活。上海公共

租界工部局最近調查的童工數目：童工總數凡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十三歲以上的男童工為四萬四千四百二十五人，女童工為十萬另三千二百四十一人，共計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十二歲以下的男童工三千七百七十四人，女童工為一萬七千七百另四人，兩者共計為二萬一千四百七十八人。這僅就租界而論，未見絕無遺漏，若連租界以外各區列入，數當更大。單單上海一區就有二十萬以上的童工，幾乎要占全上海產業工人四分之一。（註十五）

據古棣君所調查，各地童工人數（二五、一三七八）佔全體工人（二三七、五七〇）百分之三〇·三。（註十六）其他商店作坊的學徒，沿街叫賣的小販，幫助老農的幼童，又不知有多少？我們再來看看各處童工生活的苦况吧！

滬、粵、津、漢各地工廠童工生活表。（註十七）

工廠類別	年齡	工作時間	工資	工作狀況	衛生狀況	備註
紡織	七八歲以上	12小時	元 15—30	日夜站立，工作極忙，常有隨地倒臥者。	空氣潮溼，棉維飛揚。	晝夜輪班，有童工。
緞絲	全	10—13	15—25	站立煮繭，易致疲困，常被熱水燙傷。	溫度較高，潮溼較重。	多有吃飯不停者。
烟草	全	9—12	15—30	較好。	煙氣刺鼻，及肺部。	
火柴	全	10—13	112	裝置火柴，及在家工作，站立工作，火柴匣子。	機毒硫毒，易致病傷，稍一不慎，發注火災。	以上四業皆，有六歲以下之兒童隨母工作。

勞動工人為飢寒而出賣其每天十小時以上之勞動力，尚不夠維持他一家的生活，還把他的甚至不及六歲的幼兒來供驅使，人間還有所謂平等嗎？

5. 死亡率的升高——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高低是和牠的兒童死亡率適成反比例。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間，各國嬰兒死亡率（每千人計算）約如下數：日本一八九，德國一四五，意大利一三九，法國一一九，丹麥九二，英國八九，美國八七，瑞典七〇，挪威六四，紐西蘭四八，印度六三〇。中國二五〇。近幾年來各國因醫學的發達，衛生智識的普及，嬰兒死亡率更有降低之趨勢，而中國則反是。『各國每千嬰兒中死六十九人，而中國每百人中死五十人，江北人竟死至七十五人』（註十八）據馬札亞爾在其所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裏說：『中國人口所生殖率比世界任何國都要低，根據一切事實統計以及調查統計都是這樣。中國人口的死亡率是比世界任何國都高。北京每年的死亡率男人到了千分之三十三，女人是千分之四十二。上海泰晤士報曾公布中國死亡率，說平均每年千分之三十一』（註十九）英國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一〇·四。把中國與普通的文明國死亡率相比較，即每年還多死六百萬人，患天花死的有九十萬人。』

據十七年廣州市市民生死調查統計報告，從八月起至十一月止。

機器	九歲以下	9—12	?	空氣潮溼	大部採用學徒制故無工資
上				陽光不足	

每週總是死亡者超過於出生者，平均每週減少六十七八強。又據南京特別市公安局衛生處調查市民死亡統計報告（從十七年一月起至十一月止）平均每月也多死二百七十一，計死者爲出生者之四倍強。

（註二十）我們原不必神經過敏，推論到幾百年之後，中國民族將要滅絕，可是根據各種統計，中國現在死亡率確是有特別高於生產率的趨勢，尤其是嬰兒死亡率比任何國都來得高。假使「每百人中死五十人」的統計材料是正確的話，那末，這些驚人的數字很足以反映出中國民族前途的危機，換句話說，不知有多少未來的中國愛迪生和血戰抗日的健兒，早已埋葬在這些數字裏面。任憑你用什麼智力測驗，恐怕度量不到畢竟誰智誰愚？

豈僅嬰兒死亡率的增高，就是中國產婦的死亡率也是大得可怕！全世界產婦死亡率以丹麥爲最少，一千人中只二人，日本三三人，意大利三七人，英國威爾斯三八人，德意志五一人，紐西蘭五一人，美國七一人，而中國一千人中死亡計一百七十六人。（註二十一）這非但是婦女們自己的重大的犧牲，而且是中國整個民族的文化上的無限損失。

6 失學兒童的增多——中國今日貧窮人口之膨大和饑寒程度之深化，一般被壓迫民衆欲求生活資料之最低限度而不可得，還有什麼餘力來教育其子女？上海工人平均每家全年教育費爲七角七分。十八歲以下兒童之入學者，男的僅百分之二五，女的少至百分之二。一換言之，男童有百分之八十五未入學，女童百分之九十八未入學。

（註二十三）南京金陵大學卜凱（Boggs）等調查中國七省十七處二、八六六農家的教育狀況，就全體說，未受教育的有百分之五二，二而學齡兒童失學的則有百分之六九。六。（註二十三）

首都爲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受教育的兒童應該比較多些，但是事實不然。據二十年南京市教育局調查學齡兒童數目，其總數爲五萬七千三百三十三名，已入學者爲一萬七千八百四十四名，未入學者爲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名，平均計算每一百個學齡兒童當中有六十四個沒有讀書。首都尚且如此，其他教育不發達的地方，便可想而知了。最近教育部調查中國全國學齡兒童共四千三百六十萬餘人，已入學者僅六百四十一萬人，未入學者有三千七百九十九萬人，這是一般以提高學術爲名而分肥庚款其實的教育學者（？）所應該注意的啊！

總之，生活於貧困水平線以下的過半數的中國民衆，他們所需要者固然在於簡簡單單的衣食住生活，但是國家對於富有的子弟則與以大學教育的特權；而對於貧寒者之子弟甚至連所謂「義務教育」亦不令其充分享受，所謂「教育機會均等」也不過是一句騙人的空話而已。

二 教養制度的改造

中國今日外禍內亂，酷政匪患，災荒一切的一切，致中國整個社會經濟已呈顯破產的狀態，使大多數被壓迫的下層民衆生活於窮困的

水平線下，直接間接都會影響到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同時必然地使今後中國兒童教養制度需要改造，雖然這改造的具體方案，是和其他政治經濟等制度的改造相關聯，而且須經許多人長期間的精密考慮，可是其改造的基本原則，大體不外如此：

1 從「兒童爲雙親的私有」到「兒童爲全民族的所有」——

在原始社會，兒童的地位雖然很低，但他不是屬於雙親而是全民族的，所有，民族全體負有教養兒童的責任。到了現在，兒童的社會地位已由被殘殺虐待進至被憐憫和同情，更進而至於被重視和尊崇，但兒童私有的觀念卻非常的濃厚。因此，兒童的教養權利遂被物質的經濟條件所決定。你所有權，你便享有教養的特殊權利；你一無所有，也就命定地陷於飢寒和無知的悲境。

今日中國民族的生存已到了一個極危險的時期，我們要謀中國民族的復興，不能不對那爲新中國的骨幹的大多數被壓迫的兒童加以注意。日人炮火下的難兒，漢口水災裏的災童，以及整千整萬的啼飢號寒和無知無識的失學的貧兒，這些，決不是「他們的」兒女，乃是我們整個民族的後裔；我覺得個個是依存乎社會的，是藉他所生活的社會而成長的，因此，我主張今後中國的兒童決不是他的雙親的兒童，而是屬於社會的或國家的。我們對於次代民族的教養，決不能有如下這樣狹隘的差別觀念的存在：「這是我自己的兒女，對於這些兒女，我要教養他們。那是你的兒女，他們的兒女，用不着我去關心。」今後，我們須

具有社會連帶責任的觀念，應自覺自己的社會職分，是整個中國民族的父母。另一方面言，一切兒童只是中國整個民族的兒童，任何父母既不能視兒童爲雙親的私有財產，有時爲飢寒的條件而可以漠視虐待，或出賣他們的兒童；同時也不准有些父母立場於個人主義來教養其子女，任他們在兒童的心理內印下不自然的界限觀念。

婦女社會解放之先決問題是在從家庭的勞役中解放出來；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承認民族教養的偉大工作，至少和其他勞働是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今後母親的育兒不算一家的私事，而被認爲社會的公務，決不是像一般自命或被稱爲解放的新婦女所視爲一種勞役或賤役。婦女解放的真正目的，決不是把自己的鎖鏈加到其他大多數貧苦的勞働婦女身上。更不應像有些所謂兒童教育專家，利用什麼科學方法來檢驗奶媽的體格，剝奪其他貧苦兒童的生命的料資，來哺養自己掌上明珠的「好寶寶」；這些不僅是基於兒童私有觀念的缺陷，而且是人間極不合理的一回事。我們必須記住，今後不應有自己的兒女的觀念，只有全中國民族所有的兒女的概念。我們須本已飢自溺的精神，集中全民族的物質上和精神上的力量，從全民族的共同教養工作中，來解放一切婦女。

2 從兒童教養費之個人的負擔到由國家的或集團的支給——

雙親產生兒童，對於社會國家不能不說是盡了很大的義務，但是實際上也是雙親很大的苦痛負擔。今日中國的民衆大半生活於貧困水平

88748

線之下，如何能擔負得起子女的教養費？而況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狀態的變遷，兒童的教養已具有社會的意義。他的教養費也有漸次移於社會負擔的傾向。勞働國家的蘇俄固不必說，它完全承認國家有教養兒童之權，故兒童的教養費全由國家負擔。就是其他如美國、加拿大、丹麥、紐西蘭等國，政府對於寡婦及丈夫不能擔負養育費的，則有母親扶助法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像法、德、比、荷等國則有家族津貼或家族工銀制度以充兒童養育費，這都是由父母與國家共同擔任養育之例證。(註二十四)我們深知道今日中國國家財政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界，然而當此國難期間，國家純供經常軍備之費，年為二萬六千八百萬，平均每月實支二千二百三十三萬餘元(註二十五)如此數目，實破全世界國家軍費的紀錄。使我們不能不懷着國家爲什麼這樣重視養兵，而輕視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試看現在中國的社會狀態，爲了兒童的教養，有多數人在嘗着苦痛呢？他們連單謀溫飽都感力不勝任，更何論求學？至受中等教育，在中產階級尙感困難，在一般俸給或工錢生活者自非絕望不可。故兒童的命運若完全委諸父母的生計，勢必和組織健全社會的理想相矛盾。我們若眞期望社會組織能健全，中國民族能復興，那麼我們須對於構成次代社會的全中國兒童與以營養和教育的均等機會，充分完成其身體的發育，並發展他們的天賦能力。總之，一般兒童的教養費乃是國家養成次代國民的當然負擔，斷不能以財政之如何如何困難，而委卸其責任的。

3 由家庭的教養中心到集團的教養合作運動——我們知道舊的家族制度已成爲時代落後的事實，是無論如何不容避免的。雖然中國農村社會尙保留其聚族而居的家族制度，可是因爲荒蕪現象的頻繁和擴大，土匪騷擾的不已，亦正趨於破落解體。同時因爲近代都市之發達，勞働婦女爲經濟上的要求，大都參加於人類更重要更有意義的生產工作，而從家庭的瑣細的勞役中解放出來。因此，教養兒童的事體，雖是家庭的任務，已因時代的轉變，漸次移歸於社會，對於家族成員也不復是必要的了。他們對於其子女僅爲名義上的父母，實際上已無暇兼顧教養的事情了。

一方因爲產業革命的結果，童工組織的出現，集體的教養之趨勢乃是客觀事實所促成，也斷非偶然的。

而況今日中國的家庭，配稱爲適當的教養場所的，到底有幾？這些家庭非但不能發展兒童的智能，培養兒童的良好品性，強健他們的身體，而且是兒童的牢獄，貧苦人家的家庭固不待說，就是富有者的家庭，又何嘗有以兒童本位的教養設施呢？他們的家庭經濟預算中只有吃鴉片和打牌的費用，而沒有兒童教養費之正當的開支。

所謂「新家庭」吧？依然是以個人自由思想爲核心，隱含着新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披上了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外衣。

而且家庭之中，僅有少數人的親屬的關係，而無更廣大的包含着各階級民衆的子女之人羣的接觸。我們要培養今後次代民族之社會

的意識和同情，不能不於集團的教養制度中求之。

4 從特殊兒童之慈善的救濟到一般兒童保護之社會的經營——兒童保護之由人道問題進為社會問題，是最近才有的事，是當產婦之保護、乳兒幼兒之保護、少年之職業指導及勞働、不良兒之教化、給與母親的兒童之津貼、一般兒童之養育費等等，對婦女問題及勞働問題等發生關係，而具有社會意義時才有的。

兒童保護事業，在西洋當紀元後一一〇年間羅馬托拉諾斯帝所設立的教養院，是歷史上所認為第一次的兒童保護事業。最初是專以世間之不幸者為對象而施以種種的救濟，故兒童所得的權利，亦只限於被救濟的權利。到了十三世紀，兒童保護事業既漸次超過了教會所經營的範圍而日益膨大，同時遂依近代國家之發展而亦呈顯著的進展。教會自身之經濟基礎因封建制度的崩壞而逐漸顛覆下來；兒童保護事業之後援者的貴族等，亦就漸次失去了舊有的榮華，於是這種事業在教會範圍內，便自然地趨於衰敗，而被國家去收拾去舉辦了。到了產業革命以後，童工組織的出現，於是兒童的命運又重新陷於極悲慘的境地。自一八〇二年英國會通過「徒弟健康道德案」直到一九二五年日內瓦保護兒童宣言為止，兒童保護始轉變為社會的意義。

88749
中國的慈幼事業雖起源於很早的南宋時代，但迄今依然沒有進步，所謂孤兒院、貧兒院、婦孺救濟所等組織，既不足以稱為慈善機關，更不能說是社會的連帶責任。

今日中國兒童保護事業，連帶到母性保護因客觀事實的需求，已為急待進行的一件事；然而此種保護事業決不是宗教家或有志者對於孤兒災童或棄兒之慈善的行為，也不是所謂國家的仁政之片斷的設施，乃是全國家全社會對於次代民族之一種整個的、有意的、有方案的、有繼續不斷性的社會事業的經營。

5 從母親的本能之養育到專家之科學的——教養生產是一切生物的本能，這是不學而能的動作；可是人類自爬上了進化的階段以後，斷不能單憑自然的本能像其他動物一樣地去教養他的幼兒。今日中國的嬰兒大都只有被生的義務，而沒有被教養的權利；他們死亡率的升高，無疑地是由於缺乏以經濟為背景的所謂科學的教養。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程度的高低，是看他能否對於自然力之最經濟的利用，以增進人類之精神的及肉體的能力。今日中國民族的體格的弱小，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日本學童的體格，三十年來已大有進步的趨向。據東京市教育局統計，在一九〇〇年七齡男童的體高平均為三尺六寸七，七齡女童的體高平均為三尺六寸一；可是到了一九三〇年，男童便增加到三尺七寸四，女童便增加到三尺六寸七。

然而回顧中國民族的體格是怎樣呢？中國一般母親對於兒童的教養，其知識及方法又是怎樣呢？固然，我們不能說新婦女也都是無教養的知識，可是我們至少須承認中國現在大多數的母親確不配來教養他們的兒女，而且在目前一般國民經濟狀況之下，連求維持他們最

低限度的生活的資料尚不可能，那裏談什麼營養？什麼技術新社會之所以不任父母來教育子女的種由，是因為教育兒童比生產兒童重要困難得多。一百個母親當中，能否有一兩個完全的教育者亦屬疑問。所以今後對於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須由社會的立場，以集團的財力和精力，在各專家——心理學家、教育家、營養料專家、醫生、保姆——以及雙親合作指導之下，而試行小組織的（如托兒所、嬰兒園之類）人類共同教養的新制度；因為這種設施，不曉得有幾十萬幾百萬的母親能解脫舊制度下的無謂的奴隸般的育兒勞役，而可以自由地去從事現代具有社會意義的偉大的整個民族的教養工作，或參加其他生產的勞動以至一切社會的業務。

青年的婦女們，今日中國次代民族的教養問題因時代的推進和社會的變動，既已到了這樣一個極嚴重的時期，你們要求全中國婦女之經濟上和人格上的解放，須從全民族的教養合作運動中，打出一條今後婦女解放的新路。這是中國民族復興的一線希望，亦即新中國青年婦女所負的偉大使命！

(註一) 本年十月十日申報紀念詞國難與國慶。

(註二) 本年十月十日申報國難與國慶。

(註三) 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適合中國的社會經濟背景（中華教育界十九卷九期頁二一）。

(註四) 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註五) 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五。

(註六) 馬札亞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頁一七。

(註七) 見三十年九月中華慈幼會所發表之救濟水災兒童意見書。

(註八) 一九三一年大水災中中國農村經濟的破產。

(註九) 確定當時普通家庭生活最低用費爲百八十七元。

(註十) "Chinese Economic Monthly"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一—三頁。

三頁。

(註十一) 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

(註十二) 馬倫著：New China 二卷三頁。

(註十三) 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個研究頁八。

(註十四) 楊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頁六七。

(註十五) 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四—一—五）。

(註十六) 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中華教育界十九卷十期頁三五）。

五。

(註十七) 朱懋澄：機械工業的童工生活（慈幼月刊）。

(註十八) 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頁四三。

(註十九) Shanghai Times 一九二七年十月份。

(註二十) 張振之：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註二十一) 慈幼月刊第六期頁四〇。

(註二十二) 上海工人生活。

(註二十三) 古樸爲什麼現在的教育不是民衆的。

(註二十四) 康陶父編：婦女與兒童頁一〇八。

(註二十五) 孫九條當前中國的財政問題。